

唐达天
文集

长篇反腐小说

绝路

唐达天 著

回来吧，只要不越轨，即使你用谎言欺骗了我，我也会谅解你的。一支烟抽完了，又一支烟抽完了，时间就像一口硕大无比滚烫如沸的油锅，将林家伟煎熬得心如刀绞，灵魂出窍。然而，等了好久，终于不见豆豆回家，再下车看看豆豆家的后窗户，窗帘拉扯得严严实实，在乳白色的灯光映衬下，显得分外神秘。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通路

唐达天 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路/唐达天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9. 10

(唐达天文集)

ISBN 978 - 7 - 80244 - 573 - 4

I. 绝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968 号

作 者: 唐达天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 - 64267325 010 - 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2.75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44 - 573 - 4

定 价: 27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前言

这套《唐达天文集》，共收集了我的六部长篇，因版权问题，还有一部中篇小说集《悲情腾格里》和一部长篇新作《官太太》没有收入其中，只能留作以后再补了。“六”在中国的传统里是个吉祥的数字，有“六六大顺、六六高升”之说。《文集》为六本，序言也分了六点，就是想借了“六”，图个大吉大利。

《一》

《绝路》出版距今已经八年了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每年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的时下，《绝路》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图书所淹没，它还顽强地活在读者中，这不得不令我感到意外。

在这八年中，总有读者不时地提到它，也有读者不断地寻找着它，更有甚者，还有不少官场中人，在不断地重复着《绝路》中林家伟的为官之道，一步一步地去攀升，又不知不觉地在堕落，用他们的血肉之躯，滋养着这部小说的文学生命力。

我真的不知道，究竟是生活在验证小说，还是小说在预测着生活？

每个人的八年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你的衣食住行在变，你所在的单位在变，你依居的城市在变，我们的国家也在变。不变的，却是人性的贪婪与欲望，它总是顽固地潜伏在人性深处，随着物质化进程的越来越高，对金钱、美色、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翻开中国的历史，每个朝代都有被杀头的贪官，都有惩治贪官的种种条例，但是，却总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前仆后继，将贪官进

行到底。古往今来，莫不如是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在八年前出版此小说的时候，我写过一段话，大概是说，只要权力存在的地方，就有滋生腐败的可能。也许，这句话再过若干个八年之后还管用，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，而是权力这个东西太富有魔力了，权力的行使者在运用它的时候，可以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，腐败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其实，许多深奥的问题，就藏在简单里面。

有人说，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有太多迷路的理由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。而事实上，那个指南针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心。

《二》

一听《残局》这个名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象棋，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，残局是双方不惜血本厮杀到最后的败相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生活中的“败相”。世事如棋，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会面对不同的残局，它既是一个过程的终结，又是一个过程的开始。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正好是我的生命过程出现残局的时候，深切的感受让我的内心充满极大的愤慨。权力一旦不加约束，就会成了某些人牟取私利和用于交换的工具，对他人的人性会造成极大的扼杀与扭曲。在现实中常常不乏这样的现象，一些权力的拥有者惯用的伎俩就是以组织决定为借口，掩盖住了个人内心的龌龊与丑陋，堂而皇之地做着他自己想做的事。权力本来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，如果异化成了个别人整人的工具，不仅仅是可怕，更叫人感到痛心，这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：个人的权力越大，对社会危害性也越大，人民的公仆就成了人民的公害。

我知道，有时候，写作是需要勇气的，要直面人生，要揭露和批判现实，就要打破官场里的一些讳莫如深的东西，这是要犯忌的，要担当着一定的政治风险。有些忌是犯不得的，你要犯了，不会有人说你犯了忌，没有这个过程，只有“组织决定”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你在追问社会的时候，也在追问你自己，这样的写作，到底还有多少意义？我真的无法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作家有时

候连自己都无法拯救，更无法拯救他人和拯救社会。一本书，也仅仅是一本书，它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的。

有评者说，《残局》这部小说确实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和社会意义，字里行间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可贵精神，揭示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现行人事制度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，也无声地呼唤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用人制度的早日降生。这样的评价令人欣慰，但是，那也仅仅是一种愿望。

事过多年，当我重读《残局》时，不觉平添了几分感慨，其中的人物命运，似乎早已暗合了现实中的我与他们，莫非是在写作时上苍早就给予了我暗示，让我在冥冥之中对未来有了某种预测，才在作品中有了那样的设定，如若不是，为什么后来的发展又是这般的一一巧合？

《三》

《后台》已经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，更名为《华容道2下一个是谁？》搬上了荧屏。有读者看了电视询问我，《后台》这个书名本来非常好，为什么起了一个与内容沾不着边的名字，还让人以为是三国中的华容道。我说，那不关我的事，版权卖给了投资商，他们爱怎么起就怎么起去吧。大概他们也正是看准了三国中的《华容道》早已家喻户晓了，想借这个名字，又不存在侵权，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部现代戏。

《后台》是我的另一种小说写法，也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加了涉案与悬疑，侦破与枪杀，情节紧张，节奏明快，读来真有点惊心动魄的意味。在情节的安排上，主要是以寻找为主线。有人在寻找后台，有人在寻找那个寻找后台的人，寻找与反寻找之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核。

一个人，当被主流社会抛弃之后，他的义愤可想而知，寻找后台的过程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是从现象走向无限本质的过程，然而，当我们一步步逼近真相的时候，后台也便有了双重的意义。后台不仅仅是操纵着黑暗势力的官场腐败分子，何尝不是支持正义力量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？

其实，说白了，现实生活中的你我，又何尝不是在寻找？寻找朋友，寻找仇人，寻找工作，寻找金钱，寻找你想要的东西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一个寻找的

过程，所不同的是，有的人寻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，有的人寻找了一辈子，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寻找的。

寻找是一个过程，人生的好多精彩片断，其实都是发生在过程中。

《四》

《偷心》写的是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一个凄美伤感的爱情故事，第一次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时，名字叫做《我的美丽没有错》。我不喜欢这个书名，那是书商为我起的，一听这名字，像是小女生写的处女作，安放在一个大男人的名下，矫情得让人发麻。出版文集时，改名为《偷心》。偷钱者是为财，为人耻；偷心者是为情，为人颂。第一版的编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位女孩，据她后来说，她在编辑这部小说的时候，几乎是流着泪看完了稿子，看到后面，简直哭得一塌糊涂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，还打湿了键盘。我得知后非常感动，借用书中主人公周风的话说：“我将为钟情于我的眼泪而感动不已，不论是爱情，还是友谊。”我觉得太对不起人家小女孩了，早知道她那么脆弱，又那么容易动情，我至少也要给她买块手帕，以示我的歉意。

对于爱情，我们的祖先是从从来不缺乏想象力的，无论是天上的神仙，还是地上的放牛郎，都能把他们撮合到一起，并让他们演绎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来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许仙和白娘子，莫不如是，惊天地，泣鬼神的纯美爱情，感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为美好的爱情而努力着。风霜雪雨能洗去岁月的风尘，却洗不尽人世间的至洁至纯，任凭时光穿越千年，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，人的观念更新到何等程度，存留在人性中对爱情的美好与憧憬将是永远相通的，每一对青年男女的邂逅与两情相悦，都是那么的新鲜而动人。

当爱情发展到时下，随着韩风日风刮来，日韩的爱情模式似乎成了现代人追逐的潮流，衡量一位白领丽人是否时尚，就看她手里有没有拿着《挪威的森林》。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几乎成了新世纪的爱情范本。无论是古典的凄美，还是现代的浪漫，抑或是异域的风情，真正能打动人心，无非是爱恨交加，生离死别。泪水有时候比笑声更能净化人的灵魂，会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空灵，就像风雨过后的晴空。

《偷心》可能会刺痛人心，但，那种痛，又是人生中免不了的。

《五》

我写《沙尘暴》，不想有意地夸大什么，也不想过分地粉饰什么，只想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坦诚地把我的父老乡亲的苦难与温馨、欢欣与追求、梦想与挣扎、幸福与希望写出来，只想告诉世人，在中国西北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大沙漠的夹缝里，在沙尘暴的四大策源地之一，一代又一代的大漠人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改变环境的努力，他们浸泡在苦难中，没有被苦难所压垮，他们生活在贫穷中，没有为贫穷所弯腰，即使是绕不过去的坎儿，也有苦难中的温馨与乐观，也充满了人性的诗意与美好，正因了这种代代相传的坚韧与不屈，乐观和向上，才挡住了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的合拢，坚守住了这片沙漠的绿洲。他们就像沙漠中的胡杨，活着，千年不死；死了，千年不倒；倒下，千年不朽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坚忍和力量，我就是想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能感觉到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。

《沙尘暴》出版后，很快登上了《当代长篇小说》专家推荐排行榜，尤其在新浪连载后，数以百万的点击、几百条的留言，已远远超过了被主流媒体认可的一些当下所谓的名家名作。上海读者留言说：“自从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后，这又是一部全面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力作。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的不屈的西部精神，民族脊梁的农民形象，让我们感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”广东读者说：“连着看了几天，我感动得哭过，高兴地笑过，终于看完了，我的心还沉浸在书中。太感人了，让我想起了很多，但是，又一下说不清楚。反正是一部好作品，震撼人心，激动人心！”看到那么多天南地北的热心读者的留言、评价以及肯定，让我感动，虽然他们的声音没有评论家那么洪亮，却很真诚，因为他们的留言不留姓名，没有任何的功利，更不存在任何交易和恭维，这种声音，才是最生态最真诚的。2008年，北广传媒集团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剧本及优秀小说，没想到《沙尘暴》竟在200多部参赛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优秀小说改编奖。我始终固执地认为，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是深入人心的，能够抚慰人的灵魂的，

并且具有悲悯情怀和普世价值的。我写《沙尘暴》，正是朝了这个方向努力着，如果我的书能给读者带去一缕冬日的温暖，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，我就知足了。

《六》

《一把手》是今年刚刚出版的新书。在封底上摘录了书中的一段话：“他觉得有时候他就像一只爬树的猴子，朝下看，都是笑脸，朝上看，都是屁股，左右一看，竟是耳目。要想在这棵树上呆下去不被别的人踢下来，要想看到更少的屁股，看到更多的笑脸，他就不得不继续爬，希望爬得更高一些。官场人生，莫不如是。”没想到这段猴子爬树的话让许多读者产生了共鸣，有的把这段话搬到了博客里，有的还专门贴到了网上来讨论。凡是经历过职场的人，恐怕都有这样的亲身感受，那不是谁的经验，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种规则，谁也破坏不了，只要身在其中，就得维护那样的秩序，就会有那样的感受与愿望。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情感上的共鸣，《一把手》连续数月在各大城市的销售排行榜上有名，不到半年，加印五次，销售十余万册，创下了我的小说的销售高峰。

我自2004年调到了文联后，就来到了珠海写作，再回首，许多的人与事早已成了过眼烟云，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得如此祥和，那些曾经的心痛，经过沉淀与发酵，便也在淡定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，当我再次提笔写作官场小说《一把手》的时候，心态分外的从容，没有了先前的仰天长啸，没有了涌动在内心的愤世嫉俗，一切都平淡了下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经历了看山不是山的过程后，已经渐渐地看山是山了？听到过去许多熟人从官场下来了，又有许多新人进去了，有的人离开了人世，有的人进了看守所，这种出与进，死与生，在我的心里，就像日出日落一样的自然，丝毫不觉得诧异。功名利禄最终成为过眼烟云，灵魂的救赎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切的杂念与贪欲，都是由心而生，又由心而灭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

这是我写《一把手》时的心态，更是我现在的处世态度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日于珠海

唐达天

1

林家伟翻过日历，立刻被背面的一段话吸引住了。

那段话的标题是《美国人的一辈子》，正文是这样一段话：

美国记者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。他们选择一对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周工作5天的典型靠工资收入的年轻夫妇作为调查对象，以他们一周生活为基础进行类推，再折合成年数。假如一个人的寿命为72年，那么：

1. 体育、看戏、看电影、看电视等娱乐活动8年；
2. 饶舌4年（女子有的还要加1年）；
3. 打电话1年；
4. 吃饭6年；
5. 等人3年；
6. 打扮5年（女人可能多花费一倍以上）；
7. 睡觉20年；
8. 生病3年；
9. 读书3年；

10. 旅行 5 年；

11. 工作 14 年。

林家伟粗略算了一下，这 11 条的时间加起来正好 72 年。想想，要是真的把人生这么切割开来，实在太没有意思了，就好比把一个完整的人肢解，就失去了他的完整与美感。

林家伟正想得奇妙。电话铃响了。他就不由得联想起美国人一生打电话所耗费的一年时间绝对不准确，至少要比吃饭花费的时间多。他现在四十来岁，使用电话最多不超过 12 年的历史，其中独自享有一部电话的时间才 5 年，估计泡在电话上的时间起码有 1 年。这样算来，一辈子何止 1 年？

林家伟接起电话，一听是豆豆的，心里顿时激起波澜。

他和豆豆至少有 20 多天没有见面了。虽说有电话来往，但一旦他提出要与她约个时间聚一聚，豆豆就推说忙，过一阵再说。这便使林家伟十分沮丧，情绪一落千丈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在成熟男人林家伟的感情世界里，豆豆是他的唯一。要是时间一长见不到豆豆，他就感到烦躁不安，身体不适。林家伟有时看动物世界，看到雄性动物发情时寻不到适合的雌性动物得以发泄时，那种暴戾乖张的样子就觉得十分像他，不觉好笑，人与动物有时竟有惊人的相似。林家伟往往在这个与动物有惊人的相似阶段内情绪极不稳定，脾气十分暴躁。往往地，在这个阶段内，他对豆豆思念愈切，猜测怀疑也就愈深。他总觉得豆豆除了他之外还有男人。林家伟这样一想，立刻就把对豆豆的爱化成了满腔的子弹一起射向了。然而，一旦当他的传呼机上出现豆豆的号码，心又止不住地狂跳不止。

成熟男人林家伟总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伤害中又不断地自我复原。

这次，他一再告诫自己要豆豆进行一次冷处理，要尽量表示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，但到头来还是没有到家，最终还是表现出了有所谓的样子。

豆豆在电话中连“喂”了两声，林家伟才勉强应了一声。

豆豆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，就避重就轻地告诉林家伟说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们打算怎么过？林家伟本来还要玩一阵深沉，一看豆豆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就觉得再没有必要憋劲儿了，这才噢了一声说，好吧，下午下班后在老地

方见。

放下电话，林家伟感到手心里汗融融的，心里却一下子舒展开了。

他点了一支烟，很滋润地吸了起来。吸了一阵，脑海里仍在徘徊着“情人节”这个概念。心想，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洋节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冲击力，不到几年的时间，在具有传统礼教的中国也风靡开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敲门，便说了一声进来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娉娉婷婷的人儿便出现在林家伟的眼前，他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。

这个人，就是他们报社的女记者丁雯。丁雯今天打扮得非常性感，上身穿一件紧身羊绒衣，下身穿一条黑色牛仔褲，给人一种简洁、明快的感觉，却把整个的曲线勾勒得咄咄逼人。这时候的丁雯在林家伟的眼里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，起伏得有神有韵，跌宕得有秩有序。细细的腰身，丰满修长的双腿，饱满圆润的臀部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脑海里猛然冒出一句书本上描写女人的话：“腰和臀的连接处，可稳稳地放一根丝瓜。”他觉得丁雯的腰和臀的连接处肯定放不下一根丝瓜，但却凹凸得可爱，倘若真的能放一个丝瓜，恐怕就有些太臃肿了。

丁雯是来给林家伟汇报工作的。丁雯说：“金威皮革加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杨老板让我给他写个系列报道，想把他们怎么争取港商投资办厂、产品怎么打入外省市场、现在资金短缺等反映一下，目的是想让政府再支持一下。你看这个报道能不能写？”

对于这家公司的情况林家伟略知一些，他知道这里头的情况很复杂，这个公司是黄市长一手扶持办起来的，但是市财政投了600万元之后，港商的800万资金迟迟不到位，于是市委、人大、政协颇多微词，是港人只是向我方兜售他们的陈旧设备，并非与我方真心合作。杨老板现在让丁雯写系列报道，无疑是想从舆论上给市政府施加一些压力，但却不知这是谁的意思。现在不能排除是黄市长的“旨意”，因为通过社会舆论呼吁，他可变被动为主动。倘若黄市长心灰意冷了，你再呼吁，岂不惹得黄市长不高兴，也得罪了市委、人大的人。

林家伟当然不便把这些情况说给丁雯，就说：“这个公司市里有些争议，发不发系列报道我还拿不准，最好你去请示一下王总编。”

丁雯说：“这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，看你这个副总编怎么当的？”

林家伟就笑笑，心想丁雯一定是被那个名叫杨大光的老板给收买了，但嘴上却说：“小心不为错。主要报道还得王总把关。”

丁雯悻悻而去。

林家伟的目光如追光灯一样一直追着丁雯出了门，看那圆屁股儿一扭一扭的，甚是令人疼爱。便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小婊旦儿。”骂完，竟兀自笑了起来。笑他即使骂女人是“婊子”，却把“子”省了，在后面还拖着个“旦儿”，分明地减轻了恶的成分，增加了对女人的些许疼爱。

林家伟之所以对丁雯恨爱有加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过一次肉体上的交往。否则，也不至于此。林家伟曾不止一次地潜心回味过他与丁雯的那个销魂的夜晚，但每每回忆起，仿佛在欣赏着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陈年老照片，给人一种模模糊糊、十分久远的感觉。

那还是3年前，丁雯在报社实习，林家伟要到边阳县去作一个重点报道，丁雯说要跟林家伟一块儿去学习学习。林家伟觉得同去的还有司机老仇，带丁雯去也无妨，就答应让她去。晚上，他们酒喝得迟了，只好住到了边阳宾馆，丁雯单独住一间，老仇和林家伟住一间。老仇住下不久，他妻子打来电话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让老仇把她的妈妈接到金都来。老仇的岳母家在边阳县七岔乡，七岔与边阳有80多公里，显然，最好的办法是老仇晚上到丈母娘家去，次日早上赶来，才不耽误林家伟的时间。老仇把情况说了之后，林家伟说行，你现在就去，明早8点赶来。

老仇走后，林家伟就感到有些空寂，正翻着电话号码簿，想给熟人打个电话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他便随声说了一声进来。没想到进来的是丁雯。

丁雯说：“老仇到哪里去了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到他老丈母家去了？”

丁雯说：“你好像要打电话，跟人约会，是吗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闲着无聊，想找个熟人打电话聊聊天，你来了就不打了。”

丁雯就笑着说：“我进来是不是妨碍了你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不会的，你坐呀，老站着干吗？”说着笑了笑。

丁雯说：“你领导不发话，我敢坐吗？”

林家伟一听这话就觉得丁雯很有韵味，说话太机智，便说：“我发话今晚不

让你睡，你还一宿不睡？”

丁雯说：“你不让我睡我就不睡。”

林家伟略将此话一延伸，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丁雯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忍不住笑起来。这么一笑，房间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了。

丁雯说：“林总，我到报社快一年了，怎么没有见过你的夫人，她在哪儿上班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在商店里当会计。”

丁雯说：“看你这么有才气，又有风度，你的夫人肯定很漂亮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哪里？我老婆本来就一般化，现在到了中年，就更不成型了。”

丁雯就哧哧笑了起来。说：“不成型成啥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不成型就是没有形状了。就比如说，腰呀、臀呀……不说不说了，你小姑娘不懂。”

丁雯放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怎么不懂。你们这些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，没有一个不喜新厌旧的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太绝对了吧？我就不是。”

丁雯说：“你不是，是因为你不敢承认。”

林家伟心里一惊，觉得这个女孩太敏锐了。

丁雯又说：“其实你们这一代活得也够可怜的。年轻谈恋爱时，没有条件，更不具备胆量做婚前试验，马马虎虎像给父母完成任务似的就结了婚。婚后，才觉得不太适合，想退货，又没有勇气退，就一直凑合着过。到了中年，事业有成了，夫妻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拉大了，就更没有勇气提出退货了，怕因此影响了你们的前途，甚至担心会丢了乌纱帽。”说到这里，丁雯顿了一下，“不知我说的是不是实情？当然，我是泛指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的，并不是说我们的林总。”

林家伟听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他借着这爽朗的大笑，掩饰了他的窘迫，酿造了他的下文：“精彩，实在太精彩了！又是婚前试验，又是退货。丁雯，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。”林家伟说的是真话。在他固有的意识中，认为像丁雯这样的女孩就应该像一个生瓜蛋一般，根本不会、也不可能把触角伸到他们这一茬人中，并且分析得这么透彻明了。这无疑拉近了他俩的距离，也使他对丁

雯更加高看了。

丁雯说：“你光夸奖我，却忽视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？”

丁雯说：“你说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丁雯说：“这就意味着说，你也承认你的婚姻不幸？”

林家伟觉得丁雯太咄咄逼人了，就用笑来代替回答。

丁雯说：“平时我们谈的都是工作，今天就放松一些，谈谈生活，谈谈家庭何妨？”

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谈得很愉快，越谈也就越放松了。

晚上睡下，林家伟原本平静的心态被丁雯的那些话激活了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

的确，他的家庭生活，正如丁雯描绘的那样，家庭只是个形式，是一个虚设的样子，内容空洞，爱情早已死亡。在他刚刚结婚的那阵子，妻子张桂花总是以城里人的姿态嫌他是农村人，嫌他家贫。到后来生了孩子，妻子又嫌他没本事，经常夸谁谁的丈夫多能干，年轻轻的就当了科长，家里缺啥有啥，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；谁谁谁的老公聪明能干，承包了厂子，花起钱大把大把地向外出，哪像我们这个寒酸样？云云。林家伟听这些话听得耳朵上起了老茧，听得越来越怕回家，越来越不想见张桂花。然而，为了过日子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，谁叫自己家底儿薄？谁叫自己是农村出来的？谁叫自己要了城里人张桂花？后来，他当上了新闻科的副科长、科长，又当上了日报社副总编，张桂花才不再用那些足以杀伤男人的话刺他了。然而，这已经晚了。因为伤口虽说愈合了，却常常在化脓，这就潜藏了日后的危机。

蒙眬间，电话铃响了。林家伟抓起电话，原来是丁雯打来的。

丁雯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，还打扰你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没关系，还没睡？”

丁雯说：“我……害怕，一个人……不敢睡。”

林家伟一听，心里咚咚地跳了起来。静静的夜晚床头飘洒着月光，听着这轻柔的富有磁性的女孩的电话，温馨得让人战栗，令人神迷。

林家伟说：“那……怎么办？”

丁雯说：“要不，我到你房里坐一坐？”

林家伟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。他急忙穿上了衣服，打开门，丁雯已经等候在门前了。丁雯像个鱼儿一样滑进屋里：“打搅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没……没关系。”

丁雯顺手关闭了灯，说：“你睡吧，我就在旁边的床上躺一躺。屋里有人，我就不怕了。”

林家伟说：“女孩就是胆小，这可能是天生的。”

黑暗里，只听到丁雯发出了轻轻的笑声，当然是听起来很优美的那种笑声。

林家伟和衣躺在了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听着静夜里丁雯的呼吸声，令他心旌荡漾。

丁雯说：“睡不着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就是。你不怕了，我却睡不着了。”

丁雯就笑着说：“你呀，真像个柳下惠。”

林家伟的天门顿开，一旦失去了种种顾虑，血液便像电波一样忽地从脚底板涌上了大脑。他猛然坐了起来说：“我怎么会是柳下惠，那是神人，我是凡人。”说着，就摸到了丁雯的床上来。

丁雯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是个男人。”

林家伟窃笑着回答：“那我就让你试一试，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个男人？”说着就势搂住她……然而，事隔不久，林家伟才明白那完全是一个陷阱，是一场骗局。

不几天，总编王一飞找他来商量，想调丁雯来报社，看他有什么意见。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讲了丁雯的许多优点，并同意调报社来。于是报社打报告，宣传部加注意见，组织部下文，就将丁雯调进了报社。一个中文系的自费生，几乎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进了堂堂的金都日报社，这足见丁雯是多么地会来事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林家伟几次寻找机会想同丁雯重温一下旧情，然而，丁雯总是找一些借口滑了过去。到后来，当他听到丁雯与总编王一飞的一些议论后，才恍然大悟，埋怨自己怎么这么蠢？被这黄毛丫头卖了，还在偷偷地乐着。同时，他也更加清楚，丁雯绝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。

此后，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豆豆，豆豆的青春靓丽绝不亚于丁雯。他从豆豆那里找到了在丁雯那里的失落，使他空寂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故而，他对丁雯从此死了心，只是俩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偶尔也动一动心，开一些调侃性的玩笑，仅此而已。他知道，即使有那种可能，他也不会的，除了男人的自尊，还有政治的需要，他不愿意由此让王一飞对他有看法，从而影响了一二把手的关系。